



上医校友会简报

【2017】第 2 期（总第 46 期）

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编

2017. 05

母校新闻

“复旦大学德济-克卿医学人才发展基金”成立

5月2日下午，上海德济医院与克卿书院在逸夫科技楼多功能厅举行“复旦大学德济-克卿医学人才发展基金”成立暨捐赠签字仪式。克卿书院院长彭裕文主持，上海德济医院创始人郭辉，联想控股投资高级总裁姜东晖，德济医院副院长张俊祥，科科长主任、校友谢致，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教务处、对外联络与发展处、教育发展基金会等相关负责同志，以及师生代表 80 余人出席签约仪式。复旦大学德济-克卿医学人才发展基金主要用于书院对外交流、学生学业帮困（学业弱势群体的 PARTNER 项目）、创新创业资助、学生社会实践、书院建设项目等。同时成立了“复旦大学克卿书院医学实践基地”，为医学生提供实践平台，通过在不同临床专业岗位上的实践工作，发掘同学们的潜力，促进高校人才向社会人才的快速转化。



复旦大学医学功能与分子影像研究所成立

5月11日，复旦大学医学功能与分子影像研究所挂牌成立。研究所由附属华山医院、中山医院、华东医院、肿瘤医院、妇产科医院、儿科医院、第五人民医院等优势影像资源整合而成，挂靠附属华山医院。研究所由顾玉东院士、周良辅院士、陈星荣终身教授和王小林所

长担任荣誉所长，耿道颖教授担任所长。研究所组建了由放射科影像学、核医学与超声医学、临床医学、分子探针与病理基因、磁共振成像技术与算法的各学科专家团队，同时联合了复旦大学各附属医院的专业学科优势，采用独立、集中的运营方式，为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最终造福患者搭建好影像平台。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牵头编撰中文专著《表观遗传学》

5月14日，表观遗传学领域中文专著《表观遗传学》编撰启动仪式暨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举行。该专著编撰工作由生物医学研究院牵头，执行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国良和于文强教授担任主编。

据于文强教授介绍，中文专著《表观遗传学》编撰将围绕“简单实用、权威可靠、锻造经典”这三个目标，致力于打造国内第一本表观遗传学领域全景式原创中文专著，将邀请国内外表观遗传学领域60余位杰出华人科学家参与该书的编写，使其成为表观遗传学初学者及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书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施扬和表观基因组学领军人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任兵将应邀作序。

药学院科学家参与完成三项G蛋白偶联受体重大科研成果

5月17日上午，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复旦大学药学院和上海科技大学联合举行上海科创中心核心区重大科研成果新闻发布会，出自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核心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科研团队，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复旦大学药学院和上海科技大学科学家共同完成的三项G蛋白偶联受体（GPCR）重大科研成果集中亮相。复旦大学药学院院长王明伟，副研究员谭文福和研究生杨君，副教授叶丽和研究生姜姗姗分别参与了这三项重大成果的研究。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印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所长蒋华良，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上海科技大学iHuman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药学院国际兼职教授Raymond C. Stevens分别致辞，热烈祝贺相关研究团队所取得的重大科学突破。

上医创建90周年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创建九十周年庆典

活动倡议书

上海医科大学海内外校友会：

公元二零一七，岁在丁酉，原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建校九十周年。根据复旦大学发布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创建 90 周年庆祝活动第一号公告”，金秋十一月十八，九十华诞庆典活动将在枫林校区隆重举行。是期，还将举办第五届上医文化论坛、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校友代表大会、上医 90 年成就展、医学前沿高端学术论坛、名医义诊等系列学术文化活动。

上医九十载，秉承“正谊明道”办学宗旨，坚持“严谨、求实、团结、创新”优良校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践行“为人群服务”的奉献精神，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医学教育、管理、医药卫生事业人才，桃李满天下，成果丰硕，为国家的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一流的贡献。90 周年，是回顾上医征程、感恩回馈的契机，更是展望未来、凝心聚力、继续前行的新起点。

校庆活动乃全校师生、广大校友和社会贤达同庆之盛事，良友欢聚，故交相逢，畅叙母校情，师生谊。实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共襄谋略，同谋发展。庆典盛日，展示在广大校友眼前的，将是一栋栋崭新的图书馆、教学、科研、文体、生活等大楼，交相辉映，令昔日的枫林校园，更添盎然生气，昭示着医人秉承正谊明道、严谨厚实的精神，不忘初心，满怀服务国家，建设一流，追求卓越的决心、信心和毅力。

衷心希望海内外各校友会，将上医建校九十周年庆典活动的信息及时传达给每一位校友，期待广大校友和社会贤达予以热切关注，积极参与，奉献智慧，献计出力，共谋发展。为此，我们建议各地校友会适时在当地举办庆祝纪念活动，畅叙感恩母校培育，共谋发展进步。将你们活动的情况用影像(1080P. mp4)、文字记录下来，提供给我们，所提供的感人视频或照片等场景将作为庆典大会暖场视频的珍贵素材，奉献给全体师生和广大校友。同时创建 90 周年的捐赠平台已上线（<http://shmc.fudan.edu.cn/90.html>），所捐款项将实时注入“颜福庆医学教育发展基金”，用于学校医科事业发展(可注明捐赠款的使用意向)。热诚欢迎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和海内外关心支持上医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 90 庆的各项活动，为上海医学院的各项事业发展奉献聪明才智和力量。

金秋时节，我们期待您在枫林校区温馨相聚！

联系方式：

1、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

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 131 号治道楼 12 楼 1202 室

电话：021—54237741 传真：021—64180354

邮箱：syxyh@fudan.edu.cn

网址：<http://shmc.fudan.edu.cn/90.html>

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

2017 年 5 月 24 日

“尚医为民” 大爱无疆——复旦大学青岛校友会首次义诊活动成功举行

复旦大学青岛校友会近年来组织的义务献血、健康论坛等活动获得了校友、母校和社会

各界的好评。今年适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90周年院庆，为庆祝母校华诞，秉持“正谊明道”的上医校训，践行“为人群服务”的奉献精神，复旦大学青岛校友会特组织“尚医为民”义诊活动，向母校献礼。

4月22日，“尚医为民”义诊首次活动，在黄岛区张家楼镇卫生院举行。



上医校友、王德春会长表示，开展义诊活动能充分发挥医疗界校友的专业优势，更因为这些校友乐于奉献、热心公益，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为乡亲服务。今天的义诊只是一个开始，希望能够在专业性、公益性的基础上持续下去，探讨适合校友会的公益新模式，为父老乡亲真正带来实惠和福祉。



义诊专家王德春、刘隆熙、戚其玮、耿长新、赵青、刘洪、韩伟、逢锦忠校友，来自市立医院、青医附院、海慈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儿医院，涵盖骨科、神经外科、胸外科、普外、心血管、呼吸、消化、妇科等专业，专家们耐心细致，多科会诊，共接诊一百多次。耿长新校友一句“大爷，跟我说说你怎么不舒服”，立刻拉近了老年患者和教授的心理距离。一位老年患者拿着骨科专家的名片，反复问“我以后可以去医院找他吗？”。得到确切答复后，激动不已，把名片小心地揣在口袋里。心血管专家赵青校友，把卫生院一大摞住院病历仔细

翻看，为进一步的明确诊断进行提示、指导。活动结束后面对突然送到的心梗患者，她穿上已经脱下的白大褂，投入了紧张的急救。午后，又匆匆返回医院值班。

专家们为患者诊疗同时对不规范治疗和用药进行纠正，对镇卫生院的医生们进行业务指导。现场示范、病例教学、后续指导，送医又送教，实效加长效，尽力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能力，满足基层患者的急需和刚需，是本次义诊活动深受基层欢迎的原因。副镇长赵辉说：“基层接触到最优质的医疗资源，体现了义诊一竿子插到底、为群众服务突破‘最后一公里’的精神”。黄岛区卫计局副局长安玉灵表示，复旦青岛校友会有爱心和凝聚力，爱心会使凝聚力更强、更大。



活动结束后就如何使义诊取得实效和长效，医学专家、基层医院、区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媒体记者进行了深入座谈交流。镇长张金宝除了一再感谢校友会和医学专家送医上门、欢迎大家常来张家楼看看，还分析了困扰基层医院的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准确判断哪些适合镇内、院内诊疗处置；二是如何实现和上级医院渠道顺畅对接、资源合理配置。对基层医院缺医少药、缺乏必要设备，尤其是缺乏人才，他感到着急和忧虑。经历过近百次义诊、第一次在镇卫生院参加义诊的韩伟校友，肯定了活动的效果，认为补短板是基层最需要、最实用的，最重要的是培训乡医，否则不可持续。面对基层患者和领导的热切期望以及专家们的共识，王德春会长表示，在义诊基地的基础上，校友会医学专家可以进行义务培训，让基层医生有机会拜师学艺，尽快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活动顺利进行，效果超出预期，让校友们感到欣慰，让参与报道的媒体记者感到触动。有条不紊的背后，是校友会历时一个月的深入沟通、筹划以及双方的周密准备和协同配合，这让张家楼镇副镇长王光华校友感慨良多，多次代表基层群众感谢校友们前来献爱心、送服务，支持他的工作。



返回市区途中，校友们进行了活动小结。王会长表示，我们只做了点滴小事，就受到这么多关注和肯定，这说明社会上不缺乏正能量。大爱无疆，正直、善良是做人的根本，我们要坚持把公益做下去，浮躁、功利的东西不会长远。姜立安副会长兼秘书长感谢校友们积极参与活动，希望通过持续努力打造出校友会公益品牌。刘隆熙校友表示，基层医院需要CT，也更需要血压计。一些头疼患者甚至不知道自己血压到了170。我们应该多给他们健康指导，像今天这样，组织严密、执行到位，用我们的技术和爱心为基层造福。戚其玮校友表示，比较参加过的很多义诊，这次活动有特色、收效好，和基层政府、医院的全力配合密切相关。她对改进基层医院慢病管理提出建议，希望加强孕期管理、产后服务。刘洪校友表示，工作再忙、时间再紧张，只要有可能，要多参加校友会的义诊活动。在此前的采访中，原籍张家楼镇的开发区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逢锦忠校友认为，义诊的效应对患者最重要的是宣传健康理念，争取早诊早治，防止由可治变成不治；对基层医生最重要的是指导他们进行规范治疗。（青岛校友会供稿）

缅怀先贤 共谋发展——凝心聚力同圆上医梦、中国梦

今年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创建90周年、又恰逢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先生135周年诞辰。为缅怀颜公、了解上医90年的激荡历史，生物医学研究院党总支邀请颜福庆先生长孙、颜福庆医学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理事、上海医科大学校史馆顾问、放射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颜志渊为师生作报告。党总支副书记周悠悠主持。

颜志渊深情回顾了颜福庆先生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的一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医学教育先驱。颜老先生少年时代发奋学习，青年时期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并在耶鲁大学获得了优秀博士奖，其后赴哈佛大学进修公共卫生医学。学成后，颜老先生婉拒留校，献身中国医疗卫生教育事业。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所中国人办的医科学学校。为此，他四处奔波筹款办校办院，千方百计“用富人的钱为穷人办事”，坚持“不贪污、不徇私、不开业”的“公医制”三不原则，终于创办了国人第一所医学院。颜老先生一生先后创

办了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和上海医学院两家医学院，同时还创办了长沙红十字会医院、上海肺科医院和中山医院三家医院。他的卓越成就被后人赞誉为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和管理学家。



解放后，颜福庆先生担任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继续为医学院的发展鞠躬尽瘁。1956 年，颜福庆先生和时任上医院长陈同生先生研究，并经中央同意，将上医的一半师资力量入渝，在重庆建立了重庆医学院，为我国西南地区建立了优质的医学教育和医疗资源。在上海的师资力量则继续努力、光大门楣，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迎来了上医的光辉岁月。

筚路蓝缕、砥砺前行，九十年风雨携手共度。颜老师鼓励大家要珍惜当下和平环境，抓住“双一流”建设大好机遇，“撸起袖子加油干”，凝心聚力同圆上医梦、中国梦。

党总支书记储以微总结道：作为上医人，大家都应该感谢创始人颜福庆先生。在上医创建 90 周年、颜公诞辰 135 周年之际邀请颜志渊老师来我院作报告非常具有时效性，她要求党员师生们要努力工作，勇创一流。随后，储以微向颜志渊赠送了院名石。



报告会后，观众与颜老师做了互动。部分师生还跟随颜老师参观了上医校史馆。颜老师对校史馆内陈列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张照片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站在颜福庆先生的雕像

照片前，颜老师驻足凝视，与大家分享爷爷的尘封往事。研究院年轻的师生们大都是第一次踏入上医校史馆，轻扬的灰尘和淡淡的霉味带着浓重的历史感。大家纷纷表示本次活动教育意义深刻、内容生动，在缅怀颜福庆先生的同时，更要珍惜好时光，不忘初心、不负先辈。（生物医学研究院供稿）

上医国家一级教授纪录片摄制组北京采访纪实

2016年，为传承文脉、泽被后世，上医校友会决定组织采访和拍摄16位国家一级教授纪录片。通过访谈、解说的形式，将师生、校友对上医16位一级教授的记忆记录下来。激励后学承续一级教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校训精神；发扬上医前辈“为人群服务，为人群灭除痛苦”的办学宗旨；展现上医人的思想和精神，传播上医文化的精髓和力量。

4月19日—22日，上医16位国家一级教授纪录片摄制小组一行北上，采集16位国家一级教授拍摄资料。在北京校友会和上医附属儿科医院的支持和帮助下拜访了黄家驷的儿子黄文昆，沈克非、陈翠贞女儿沈翊珩，46届校友张金哲院士，53届校友吴新智院士、韩济生院士，61届校友汪忠镐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以及黄家驷的学生王乃佐和贾乃光。



汪忠镐院士

19日下午，我们来到汪忠镐院士办公室，汪院士回忆道，1961年他作为协和在上医挑选8位毕业生之一分配到协和外科工作。60年代时，有一次他过马路遇到黄院长，发现黄院长行走不便，就直接告知他是间歇性跛行需要手术，经进一步检查，还发现了腹部动脉瘤，作为一助汪忠镐参与手术，手术后黄院长送了一盒华侨饭店制作的精美点心，还写了一行字：谢谢汪忠镐医生！黄家驷。

汪院士在协和传统的熏陶下，克服设备简陋等重重困难，从患者出发，在治疗疑难危重患者过程中，产生灵感、启迪思路。成为当代著名的血管外科专家，主编《血管外科学》，参编《黄家驷外科学》第七、八版。



黄文昆（右）接受邵大星采访

在黄家驷院长故居协和医院别墅 41 号我们拜访了黄文昆（黄家驷之子）。说起父亲黄文昆充满了尊重和深深的怀念。“姐姐 1939 年出生，我 1940 年出生，1940 年黄家驷作为外科学讲师，跟随上医赴昆明、重庆任教，在昆明参加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考试，取得了当年唯一的医学名额。黄文昆在黄家驷准备出国的 2 个月里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这也是我和姐姐与父亲接触最多的时候，留下的照片成为美好回忆。”

黄文昆还回忆道，父亲性格温厚儒雅，是一位极富正义感和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代表。1932 年，他作为一名医学生参加协和救护队；1945 年抗战胜利后，放弃美国的高薪待遇，重回上医并积极参加回迁工作；在抗美援朝期间，带头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并担任总队长兼第二大队长。父亲在自己的人生中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高级科学家之一；是第一批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之一；主持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八年制医科大学；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外科学巨作《外科学》（在他去世后，更名为《黄家驷外科学》）。粉碎“四人帮”后，他竭尽全力于协和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提出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多项建议，不知默默做了多少工作，言行轻描淡写，从不张扬，办的都是实事，毫无虚荣。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

黄文昆还讲到一个插曲，黄家驷回国时给家人带了许多东西结果到上海后行李丢失，过后找到的是空皮箱和一张名为“医生”的仿制名画，后长年挂在黄院长房内。



沈克非、陈翠贞女儿沈玥珩

陈翠贞、沈克非之女沈玥珩已八十高龄，在先生肖梓仁的陪同下从北京亦庄自驾车到协和基础医学院接受采访。肖老师介绍接到我们采访通知，沈老师非常激动好几天没休息好，把想到的事情都记录下来。沈老师选择了挂有当年毛主席接见父亲沈克非照片的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会议室接受采访，还特地带来了母亲 1947 年赴美参加国际儿科会议的照片和沈克非诞辰 100 周年纪念册。

沈老师眼中的母亲善良、慈祥充满母爱，喜欢孩子。

她回忆道：母亲陈翠贞出生于基督家庭，自幼聪明好学，勤奋刻苦，成绩名列前茅。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时，成绩优异突出，获得了医学院授予的金钥匙。后在俄亥俄州卫斯理安学院学习期间，在一次中国留学生晚会上认识了沈克非，1927 年与沈克非结为伴侣。1929 年，随沈克非到了安徽芜湖的弋矶山医院及南京中医医院儿科主治医生；1941 年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儿科学教授兼附属医院儿科主任；抗战胜利后，医学院回迁上海，担任附属中山医院儿科主任；1951 年，陈翠贞教授大胆提出，儿科是一个以年龄划分的科，诊疗和护理都应区别于成年人。她的倡议得到上级领导同意和支持。1952 年春，被任命儿科医院首任院长，1954 年迁入枫林路新址；为适应儿科医学发展，卫生部于 1953 年在上海建立儿科系并由陈翠贞担任系主任；1956 年参与筹建重庆医学院儿科医院，奔走于沪渝两地之间；创办和主编《中华儿科杂志》1950 年 7 月在上海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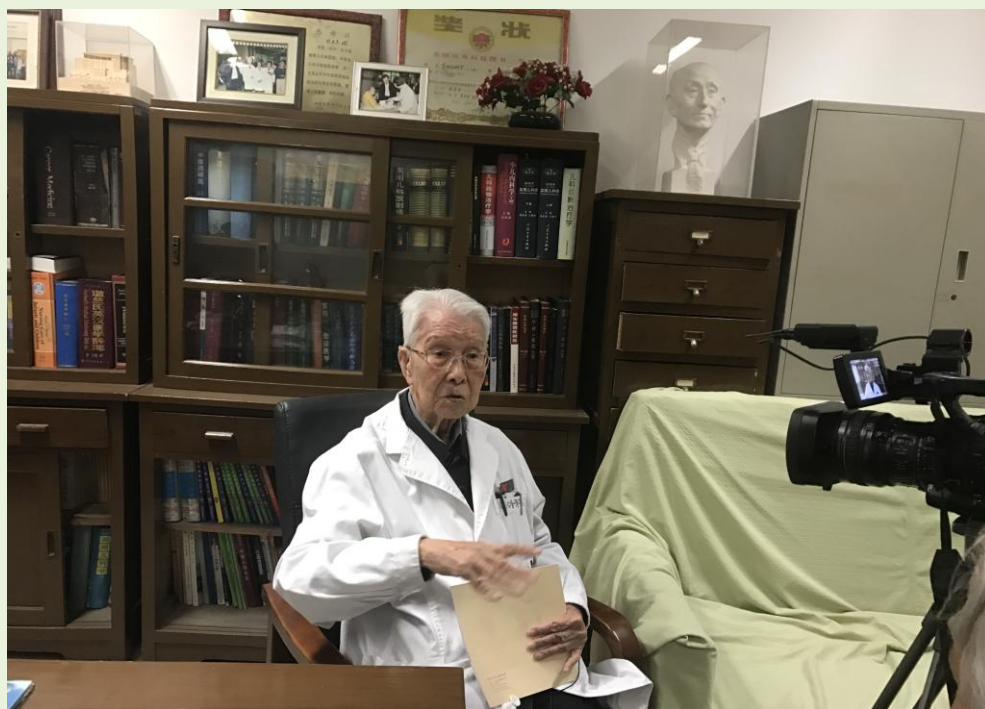


沈翊珩提供的陈翠贞 1947 年赴美参加国际儿童会议照片

沈老师强调母亲在医院没有条件把患者分成年和儿童分开提供伙食，她会跑到厨房要求给儿童病患提供相应伙食，同时极力主张划分成人与儿童接诊年龄标准。

沈老师还提到，在她和哥哥的幼年时期，只要母亲有空会辅导哥哥们的数理化功课，有次哥哥在家朗诵英文诗歌母亲完全没有听懂，母亲问清楚后纠正发音，强调语音语调，还逐字逐句的念，直到学会。母亲特别擅长打毛衣，有一次外地出差回来，休息的空档毛衣就织好了。

1958 年母亲临终时，因为面临学生毕业和分配提前离开医院赶回学校。说到这沈老师难掩伤心和遗憾。



张金哲院士

被喻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的张金哲院士已 97 岁高龄，每天上午都会在秘书的陪同下到北京儿童医院工作 2 小时。采访在医院一栋年代已久的办公小楼的张院士办公室，他思维清晰，声音洪亮。张院士回忆道，自己是天津人，考取协和后因协和停办，1943 年插班到上医，在上医就读期间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颜福庆教授的《接诊学》，颜教授要“医学生讲礼貌，尊重病人”对他非常受益，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现在，做了一辈子的医生始终坚持“行医靠医德与医术，但医德第一”，恪守“为病人服务不能讲等价交换，更多是一种奉献”的理念。



吴新智院士

22 日上午，一大早我们从崇文门赶到中关村学院路，真要感谢百度地图的功能强大，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吴新智院士家。吴院士说：1947 年，有 3000 人报考国立上海医学院最后录取只录取 30 名。那时上医才创办 20 年，已经在全国名列前茅。朱恒璧教授原来研究药理学，他专任院长后，聘到很强的教学阵容，教学质量很高。“对我印象最深刻、影响最大的教授有生物学陈世骢，解剖学齐登科，生物化学林国镐，生理学徐丰彦和朱壬葆，药理学张昌绍，微生物学林飞卿，病理学谷镜汧，内科学林兆耆和钱惠，外科学黄家驷、沈克非、左景鉴，神经精神病学张沅昌、夏镇夷，妇产科学司徒亮，眼科郭秉宽，耳鼻喉科学王鹏万，检验科学朱益栋，放射科室荣杜山，卫生学苏德隆等。我从这些老师学到的各科具体知识现在大多“还给了”他们，但是学到的医学基础知识和重要原理，尤其是科学精神、思想方法却渗入骨髓，受用一生，无时不起作用。”

韩济生院士和吴新智，沈自尹，曾毅是同班同学，他们班出了四位院士。韩院士当年是以排名第四并有奖学金被国立上海医学院录取。他回忆起当年在上医的学生时代，印象最深是齐登科老师能用双手在黑板上画解剖示意图，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



韩济生院士

徐丰彦老师是生理系主任。他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在大教室的旁边，每次上课经过他的房间，我都会看到他坐在示波器旁，聚精会神地做实验。我很想进去问问，他在做什么样的实验，但在上医学习的几年过去，居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事后我深深埋怨自己，为什么有这样强烈的愿望竟然不敢往前走一步，也许那一步就会改变我的人生？另一方面我也反思，是否在我教过的学生中，也有像我当年一样的人对我目前的工作产生好奇，但因为我不善于发现他们，没有给他们一个愿意接待学生发问的气氛，而失去了不少有志之士的热情？

张昌绍老师的讲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分析问题思路清晰，表达明确，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儒雅君子，风度翩翩。教师至此，可谓极致！

钱惠老师对医疗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使我永不忘怀。在上医学习期间，我曾两度下乡防治血吸虫病。第一次是三年级时参加医疗队为部队防治血吸虫病，我们低年级学生只会查查粪便血吸虫卵，还负责做通讯员，借口送信或送标本，骑着部队的马在乡间土路上狂奔。第二次我们已是毕业班，抽出来参加医疗队，这次是动真格的。我有幸在进驻青浦地区血吸虫病最严重的“任屯村”医疗组担任组长，为老乡治病。作为医疗小组的最高医职，肩负重任，出了任何医疗事故肯定要由组长负责！钱惠老师是总领队，不断到各村巡回，督促检查，传道授业，严格要求。一旦发现问题，就严加批评。流传着各种各样钱惠教授严厉批评出事故学生的故事。当然谁也不愿挨骂，所以每人都是兢兢业业，防患于未然。所幸任屯村从头到尾平安无事，但刀锋八百里的钱总领队还是给每个队员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特别对于像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准医生来说，更是从医经历的一个良好开端！



韩济生，朱秀媛夫妇

韩院士夫人朱秀媛也是上医校友。两人相识于上医，55年结婚，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在工作中互相帮助，去年还双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末了，还赋诗一首祝贺上医创建九十周年。

拍摄上医一级教授，校友会和摄制组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认真翻阅了上医各学院，医院的提供教授史料，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大师们的亲属，学生和同事的联络方式，重回一级教授们的出生、学习、工作的地方，拜访一家教授的亲属，学生和同事，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挖掘和积累素材，展示大师们的风范，追求真理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教育我们去思考，去学习，去创造，去奋进。目前，16位国家一级教授纪录片已经收集、拍摄完成了6位，其余都在紧锣密鼓的拍摄，剪辑和后期制作中。完成后将向上医创建九十周年庆典活动的献礼。

校友随笔

宿舍的记忆

刁承湘

随着枫林校区改扩建工程的进行，原来我们在上医读书时的学生宿舍，包括上世纪末新建的一些学生宿舍，均已全部推倒，没有了一丝痕迹。当我走进上医西区校园时，我不觉惊呼：“我们的宿舍去那里了？”明年是上医的90年校庆，90年学校历史的回忆何其厚重？数年在上医读书的学生生涯，看来又是何其短暂？而在这短暂的时光中，正是宿舍提供了我们

学习、生活的场所，同室学友成了兄弟姐妹样的亲人，宿舍给了我们“家”的感觉。我默默自问，我能不能勾画出解放以后上医宿舍的轮廓？但我一个人绝对不行。我情急之中，欣然命笔给不同年代的上医校友发了几封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试图请他们写写上医宿舍的回忆。出乎意料，提起学生时代宿舍的往昔，不论是谁，都会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我们校友记忆中的上医宿舍是什么样的呢？

1953 年秋入学的谢基立校友，现在是江苏江阴市人民医院的儿科主任，对母校一直极为关注。他在最近给我的信中写道：“我是 1953 年秋作为医学系新生进入上医的，记得那时上医本部后门对面，隔开东庙桥路（即现在的东安路），为学生宿舍区，内设第六宿舍和第九宿舍，四周围以竹篱笆与尘世隔开。一、二年级时，我们住在第九宿舍，系砖木结构，水泥地，内设木板双人床，每室睡十多人。从三年级开始，我们移住第六宿舍。第六宿舍跟第九宿舍之间，为学生一日三餐填饱肚子的“大饭厅”（平房）。第九宿舍每室木板双人床 4 张（上下铺），每室睡 7 人，留 1 铺位给大家放东西。第九宿舍南面跟斜土路街道之间，以竹篱笆隔开。第六宿舍临近东庙桥路的宿舍区大门，入口处设门卫室，有身穿黑色制服的保安守门。在校期间，有一笑话至今还记得：比我们高一级、时任校学生会体育部长的陈星荣，有一天夜间外出看戏，到 11 点钟回来，宿舍大门关了，他就爬墙头进入，被校方得知后记大过处分，我们就给他一个绰号“爬墙头的英雄”。第六宿舍向北，中间隔开若干民居，有两幢并立的女生宿舍（红砖墙，大该是三层楼），大约 1956 年后落成。老大楼西北角有第四宿舍，那是年轻教职员工住的集体宿舍，现在的“治道楼”就是在此旧址上建造的。

世事沧桑，往事如烟，回忆所及，母校之情，终身难忘。”

同样是上世纪 50 年代在上医读书的秦伯益院士和毛江森院士，百忙中也欣然命笔，回忆那时的上医宿舍。

秦伯益院士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 1950 年秋入校，住在工字楼，是北边的一层，房间号记不得了。同房间的有陈公白、黄受方、鄆豫增、丁儒林、陈玉平、涂 灏、林恩尧和我 8 人，都是单人床，每个人有一张自己带去的书桌，房间显得比较宽敞。

二年级后就搬到东庙桥路六排楼的平房里，我住的是第二排的第二间房间。同房间的有承耀民、冯富伟、葛尾彰、姚铭齐、钱元驹、黄奎铭、陈伯煊、徐智章、陈汝桢和我，共 10 人。五张双人床，很挤，一侧墙和窗都摆的是床。我和陈汝桢就是睡的窗旁的床，我是下铺，他在上铺。中间每人一张自己带来的书桌，放了凳子，走过来人，都要站起让开才能走过。当时全校仅 400 多名学生，女同学住在一号楼的五楼，从四楼有一小楼梯上去，实际上她们住的是阁楼。”

毛江森院士真逗，称我是“上医万事通”，我怎么敢接受呢？我对母校还是了解太少了！提起上医宿舍，毛院士感慨地说：“这是 65 年前的事了。遵嘱回忆了一下，但不全面。1951 年秋，我从浙江省江山一个毛姓聚居的小山村来到大上海，住进了上海医学院工字楼学生宿舍，工字楼位于上医教学楼东侧，是工字型二层楼房，一层为学生食堂，二层为学生宿舍，我住二层中间楼段东侧的 214 房间。房间较大，内置 5 个双层床位，住 10 个同班同学。10 位学友成绩都十分优秀，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虽然学习科目繁重，学习数理化和英、俄文，晚上大都在图书馆，但是，每个礼拜天都过得十分愉快。有的室友喜欢下象棋，一边唱歌一边将军，输家要去中山医院对面小店中买花生米一包，大家一边享用一边吹牛。室友星荣学

长，善下象棋，讲话直率带点幽默，十分热情组织室友活动。在星期天，曾带我们去浦东捉螃蟹，当时的浦东，人烟稀少，一片荒野，溪沟纵横。螃蟹横行，玩得却也有趣。1952年，校方通知，今后学生在食堂吃饭不要钱了。大家笑逐颜开。有一次，食堂供应菜肉包子，我们宿舍的二位室友又干开了，二人进行了一场吃包子比赛，胜者一餐吃了十几个包子，得了个吃包子冠军。当时，上医食堂办得很好，经常吃狮子头，蔬菜也多式多样，有一回，还供给每人一只大对虾，非常鲜美，至今未忘。自1951年起，在上医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六年。不知工字楼尚在否？但愿上医精神永存！谢谢上医。

陈克铨校友班级的同学认真回忆了他们1956年入学时对上医宿舍的记忆。其中一位校友回忆，“当时宿舍没有空位，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读，放学后回家住。午饭后在东大楼的自修室和阅览室休息。大楼前摆放了许多盆栽菊花，金秋的阳光照在大草坪上，宁静和美。约两三个月后，我们陆续住进了第八宿舍。那是两栋并列的三层楼房，就在东安路西侧校门口。寝室里4张上下铺床，一般住6~8人。房间里还有两张课桌，几只凳子，一个脸盆架，一个书架。盥洗室有两排水龙头，里面一间是厕所，都很宽敞。每次下乡回来，感觉宿舍的墙壁特别亮白。每间寝室只有两把钥匙，我们就把它放在盥洗室的脸盆里。以后去医院学习，有早出，有晚归，为图方便有时就不锁门了。我最后一次看到第八宿舍是2013年4月，以前常年敞开的底楼大门安装了防盗门，是研究生宿舍。到1989年，我女儿入住上医宿舍时，寝室里家具差不多，令我感到新奇的是：每张床上都挂了蚊帐，里面是各人的小天地，放个小塑料架，上面放些小小玩具，小台灯，小风扇……”

以上校友的回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50年代上医学生宿舍的概貌和变迁。

60年代的知名校友韩启德院士，现在是一位接地气的国家领导人，他真实的描写了60年代的上医学生宿舍。他在给我的信中是这样写的：“我们68届1班男生住在11号宿舍，在原职工食堂的南边，2层楼的房子，东西两排，好像一共有8幢。一个门洞进去左右两大间寝室，一个寝室放7张上下铺木架子床，其中一张用来给大家放箱子行李等物品，一共住12人。楼下两间住我们1班男生，楼上住2班男生。公用一个盥洗室和一个厕所。盥洗室在阴面，冬天阴冷阴冷的，到夏天南方同学喜爱冲澡，印象中总是湿乎乎的。厕所除小便池外，只有两个蹲位，早饭前后如厕者比较集中，时有冲突，晚到者急得在外蹬脚，连呼“快点，快点”。宿舍每周一次大扫除，做好事者平时还时常清扫收拾，所以总是窗明几净的。寝室内放一张窄窄的课桌，上面放4个竹壳热水瓶，供大家喝水用，早晚两次大家轮值去水房打水。晚自习多数同学都到教室去用功，因为在宿舍里的话，容易聊天分散注意力，但我们宿舍好像有2-3位好友习惯留在宿舍里，晚饭后那里就是他们的天下了。到晚自习结束铃响，大家纷纷回到寝室，总有一番热闹，所有新闻多数在那时发布，到大家梳洗完毕上床，聊天还总要继续一段时间，常常要有人出来制止，才能停歇，于是很快呼声大起。那时年轻，除少数患有失眠的同学外，都睡得很香，有同学睡在上铺，半夜滚下来，居然还在地上睡到天亮才被大家叫醒，也算奇迹。从一年级入校，到三年级末，我们都住在那里，直到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我比韩启德院士低一届，是医学系六九届（2）班。记得当时我们班级男同学住在7号宿舍，两层楼的木质地板房子，显得很破旧。除第二小组有几个男同学住在一楼东侧的小房间外，其他男生都按小组编寝室，住在二楼。二楼有小洗手间和小厕所，一楼有长洗漱间和

长的卫生间。当时的校团委办公室也在这栋宿舍楼西侧的底楼。那时每周二下午是学生政治学习时间，我们女同学到自己同一小组的男同学宿舍学习，我们走在地板上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7号宿舍东侧隔着篱笆就是东安路，班长王国民回忆，夜间常有桂花赤豆汤、火腿粽子叫卖，夜自习后，喝一碗桂花赤豆汤，或者来一个火腿粽子，倒也是不错的夜宵。我们班级女同学1963年入学时是住在当时的16号宿舍一楼，我们小组的女同学住底层最西面的朝北房间，房间面积不大，放四张双人床，住7位同学，留一个下床大家放东西。中间有两张长课桌，四只长方凳，一只面盆架。我们入学后适逢学校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宿舍卫生抓得很紧，我们床上的被子折叠得像解放军那么整齐，面盆、毛巾、漱口杯（包括放于其中的牙膏、牙刷）放置的位置、方向都必须整齐划一，地板是用板刷刷过的，房间虽然简单，但窗明几净，整齐舒适。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暑假我们女同学搬到位于当时图书馆（现在的6号楼）对面的1号宿舍3楼，每层楼有一盥洗室，外面是洗漱间，安装两排水龙头，里面是厕所。每天由各寝室同学轮流值班打扫卫生，而每位同学都比较注意公共场所的卫生，因此，给大家创造了较清洁的生活空间。同学间友好相处，彼此关心，每到傍晚，大家会抢着提热水瓶去锅炉房打开水；女同学吃不完的饭票会自动送给不够吃的男同学；我们班级还买了一套理发工具，班长王国民带头让女同学给他理发，结果被理成了“马桶盖”头，大家笑得前俯后仰。

70年代的上医宿舍没有太大变化，一般是7人住，同一层楼面有一个盥洗室，全校设有公共的男、女生淋浴室，定期开放，买票供学生洗热水澡。记得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第一届研究生入学后宿舍条件跟不上，10多个人住一个大房间。这批研究生多数是已结婚成家了，有的已经是当爸爸妈妈的，过惯了家庭生活，对这样的集体生活一下子难以适应。晚上有的失眠，有的打呼噜，影响别人睡觉，冬天很冷，北方来的学生冷得无法入睡，这些都成了我们管理部门的工作任务，需要疏导。

80年代的上医宿舍，随着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不断发展，除了本科生宿舍外，还有专门的研究生宿舍楼。70年代时用于吃饭、开会两用的大饭堂被拆除了，造了两栋6层楼的女生宿舍，那是本科生住的，楼下都有门卫，男士和外人不可随便进出。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宿舍里有了保洁员，宿舍卫生工作都成了这些阿姨的事，学生似乎成了“少爷”和“小姐”。13号楼的基础部对面的宿舍成为研究生的专用宿舍，以后又在西园宾馆的后面造了南北两栋、西侧由男女盥洗室相连的22号宿舍，均为5层，为研究生专用。南面住男生，北面住女生。研究生宿舍一般都是4人一间，每人配有带书架的小书桌，条件比以前有改善。但与以往一样，没有取暖条件，有学生偷偷的用电热毯取暖，这是被学校禁止的，我们行政管理部门要检查，劝说学生注意安全，不能使用。而夏天又热得要命，宿舍里没有风扇，条件好的同学会自己想办法用上小风扇。

到了90年代，上医和学生宿舍是什么样的？请看校友的回忆。

90级公卫学院公卫专业 毕业校友张鹏写道，“1990年的夏天，我坐着青岛到上海的客轮，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海上旅行，到达了上海公平路码头，开始了五年的上医学习生活。彼时的上海，远不及现在的繁华摩登。虽然曾经辉煌的痕迹仍在，但宛如风韵渐逝的少妇，只剩下依稀的美丽。

上海医科大学，学校的正门在医学院路上，一条堪称小巷的尽头，不起眼的大门和更不起

眼的牌子。走进去的一号办公楼，民国中式建筑的气派，只是门前一个小巧到极致的水池，容不下两对恋人的徜徉。我住的第一间宿舍，是西院的一号楼（就是我前面写到的我们住过的1号宿舍，笔者注）202室。报到后，拖着行李找到这间宿舍时，是有些失望的。一座三层的老楼，坐落在西院大门的左手；老式的木地板，走起来吱吱作响，让人不禁担心会不会一脚踏空（第二年时，隔壁宿舍的同学还真踏穿了两层楼板，脸盆大的洞直通一楼！）；还有屋里的双层床，居然也是木头的，有些相当的年头！而没有想到的是，到后来，到现在，最怀念上医的，正是这个宿舍，这个老楼，那些老地板。。。还有那张宽大而结实的老木床！

一号楼的前面，是一排报廊，每天饭后读一下报，舒服而惬意。报廊的尽头，是一间小的不能再小的门房，平时关着，周末放电影前，是卖票的地方。卖票的时候，大多不排队，拥挤成一团，倒是极少有打架的。一号楼和二号楼之间的自行车棚，后来被改做过便民一条街，几间零食店、文具店、还有一个修车铺，在那里，我开启了至今仍不能罢手的美味享受：榨菜片！

回想一下，上医和上海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留恋和记忆，还有许许多多沁入身心的东西，此所谓母校烙印吧…

我想，我会记得我的校园，那座楼，那些树，那张床，还有那些时光。”

下面是我收到的最年轻校友的来信，她是2014年上医毕业的硕士生焦娜，现在在青岛市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工作。信中说：“我是2011年进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虽然那时上海医科大学这个名字已经取消了，但是我们仍然习惯称自己是上医的学生。我是住在17号楼403寝室，寝室一共4个人，四张床，全是上铺，下面是课桌和衣柜，宿舍里有独立的卫生间，这让我很开心，大家不用纠结谁住下铺上铺了，也不用走出去上厕所和洗澡了，都有相对独立的空间。屋里还有一个物品架，用来放脸盆、肥皂等洗漱用品。宿舍没有阳台，我们是在屋外的晾衣绳上晾衣服，偶尔也会到楼下的大空地上晒被子。

我是硕士生，从青岛医学院考入上医的，其他三位室友本科就是在复旦读的，所以刚去的时候，心里还稍微有点自卑。不过室友们都待人很真诚，我也很快融入了我们寝室这个小家庭，这几个家伙不久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lala”，还说叫着亲切，我也不记得是基于什么契机才有的这个昵称，大概是学南方人L和N发音分不清吧，谁知道呢，反正现在好多同学都这么叫我，起初还不习惯，后来叫着叫着我也觉得挺顺耳的了。刚从青岛到上医读书的那个夏天和冬天是相当难熬的，夏天闷热，冬天湿冷，不过好在研二那一年（即2013年）夏天，我们宿舍安上了空调，从此就更幸福了！现在想想，真实怀念那些在宿舍里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愿上医越来越好！”

读完这些来信我激动不已，从上医走出去的院士，还记得60多年前的室友和住的房间号！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校友也欣然命笔，写下他对宿舍难忘的记忆！每位校友都是那么深情，尤其是50年代的校友都是耄耋老人了，还是那么认真！他们的回忆将我的思绪穿越60多年时空，浮想联翩！

是的，宿舍很小，不过是几个人的小天地，但宿舍又很大，三分之一的学生生活就在这里度过；宿舍很平凡，她是我们每天生活起居的场所，但宿舍生活又很精彩，学习与生活、思想与情感、素质与修养在此养成和交融；宿舍很温暖，在此曾留下老师关心学生的脚印；留

下同学间互帮互学、共同拼搏的身影；宿舍是封闭的空间，但也是交流信息、切磋学问、研讨国内外大事的平台，是开放的大讲堂，尤其是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宿舍生活，作为学校生活、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各种色彩，这种色彩是由我们每个人调制而成；那五彩缤纷的颜色涂抹在时光的记忆墙上，是我们大学生活中最珍贵的记忆，也是校园文化的一个侧面，永远刻在我们的心底里，留在每个人的脑海中！

我们回首往事，看到的不仅是孜孜以求、挥斥方遒的青春年华，还有那样一抹温暖心房的思想，激励我们前进的力量，这就是母校留在我们身上的烙印，她时刻提醒我们要珍惜，永远去传承母校的精神与文化。

我想要跨越时间，去寻找那记忆中的空间，去寻找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去寻找时代留给宿舍的痕迹，可最后我恰恰被这跨越的时间所感动，被校友们的真情所感动！

2016年7月20日初稿